



青岛影像

明信片中的城市记忆

Tsingtau auf der alte Ansichtskarte

王栋 著

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
CHINA OCEAN UNIVERSITY PRESS

青島影像 明信片中的城市记忆



Ansicht von Tsingtau auf der alten Ansichtskarte

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
CHINA OCEAN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青岛影像 : 1898 ~ 1928 : 明信片中的城市记忆 /

王栋著. -- 青岛 : 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 2017.4

ISBN 978-7-5670-1113-7

I . ①青… II . ①王… III . ①青岛市 - 地方史 - 摄影集

IV . ① K295.23-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64231 号

出品统筹 臧 杰

责任编辑 张跃飞

特约编辑 冷 艳

装帧设计 良友创库 · 李欣

出版发行 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 青岛市香港东路 23 号

本社网址 <http://www.ouc-press.com>

电子邮箱 cbsbgs@ouc.edu.cn

策 划 青岛日报报业集团良友书坊 青岛市太平路 33 号

联系信箱 liangyoubooks@126.com

印 刷 青岛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7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24 开

字 数 440 千

印 张 14.5

定 价 75.00

良友

Hoheneggelsen
by. Wiesbaden

目录

胶澳揭秘 · 01

胶州湾事件 / 总兵衙门 / 城市开端 : 1898
年青岛的第一份城市规划方案

沧桑老街 · 15

邮政街 : 印证早期城市发展与变迁 / 广西路 : 繁华落尽的“欧人街” / 太平路 : 悄然逝去的海岸风景 / 中山路 : 跨越三个世纪的百年老街 / 江苏路 : 俾斯麦大街上的老房子 / 兰山路 : “洋行街”的转瞬繁华 / 湖南路 : 伊伦娜大街上的昔年旧事 / 百年三迁崂山街

山海之间 · 42

青岛栈桥 / 衙门桥 / 小青岛 / 团岛与游内山灯塔 / 信号山 / 观海山 / 观象山与青岛观象台 / “大窑沟” / 青岛新町 / 海滨浴场

旅店时光 · 75

海因里希亲王饭店 / 特伦德尔与 Hotel Trendel / 车站饭店 / 海滨旅馆 / 侯爵饭店

愉悦休闲 · 93

海军士兵俱乐部（水师饭店） / 海军军官俱乐部 / 青岛俱乐部

贸易之港 · 105

建造大港与汉堡维林公司 / 阿理文与胶海关 / 百年小港 / 被淡忘的旧港海岸 / 冰封的港口 / 施迪克弗特别墅 / 寻找维林别墅

石刻历史 · 127

棣德利石 : 德国强占胶州湾的“见证碑” / 叶世克纪念塔 / 叶世克墓碑 / 海军第三营纪念碑 / 日本“忠魂碑” : 太平山下的侵略罪证 / 建筑师毛利与青岛的“胜利大道”

军事堡垒 · 145

青岛口要塞的“和平时光” / 炮队营 / 高地营与临时检疫所 / 伊尔蒂斯兵营 / 俾斯麦兵营 / 毛奇兵营 / 要塞工程局 / 末任总督麦维德 / 海军第三营官邸

三色旗下 · 174

总督官邸 / 总督府 / 总督临时官邸 / 美国领事馆与威廉·开治

警法溯源 · 187

青岛监狱 / 大法官住宅 / 警察公署 / 皇家法院 / 格尔皮克 - 柯尼希别墅

卫教往事 · 202

督署医院 / 福柏医院 / 督署小学 / 督署学校新楼 / 德华大学 / 日本小学 / 日本中学

传教福音 · 224

圣言会 / “教会山”往事 / 青岛新教教堂 / 青岛神社：贮水山上的屈辱记忆

财富新城 · 240

德华银行 / 谦顺银号 / 哈利洋行 / 顺和洋行 / 嘉卑世洋行百货店 / 弗里德里希大街商业综合楼 / 海恩大楼 / 福利洋行商业综合楼

邮电百年 · 267

胶澳皇家邮局 / 电报与电话 / 日本邮局 / 台西镇电报房：团岛的“海岸古堡”

路矿岁月 · 282

山东铁路公司 / 山东矿业公司 / 青岛火车站

工业先声 · 291

青岛电灯厂：开启城市光明的钥匙 / 青啤百年 / 总督府屠宰场

山林公园 · 303

胶澳高等山林局 / 中山公园

东海崂山 · 309

崂山道士 / 梅克伦堡疗养院 / 沙子口

战争风云 · 317

“切萨列维奇号”：曾被扣留青岛的俄国战舰 / S90：击沉“高千穗”号的德国雷击舰 / 青岛之战

附录 · 328

青岛街道名称对照表（1898—1922）

后记 在路上 · 33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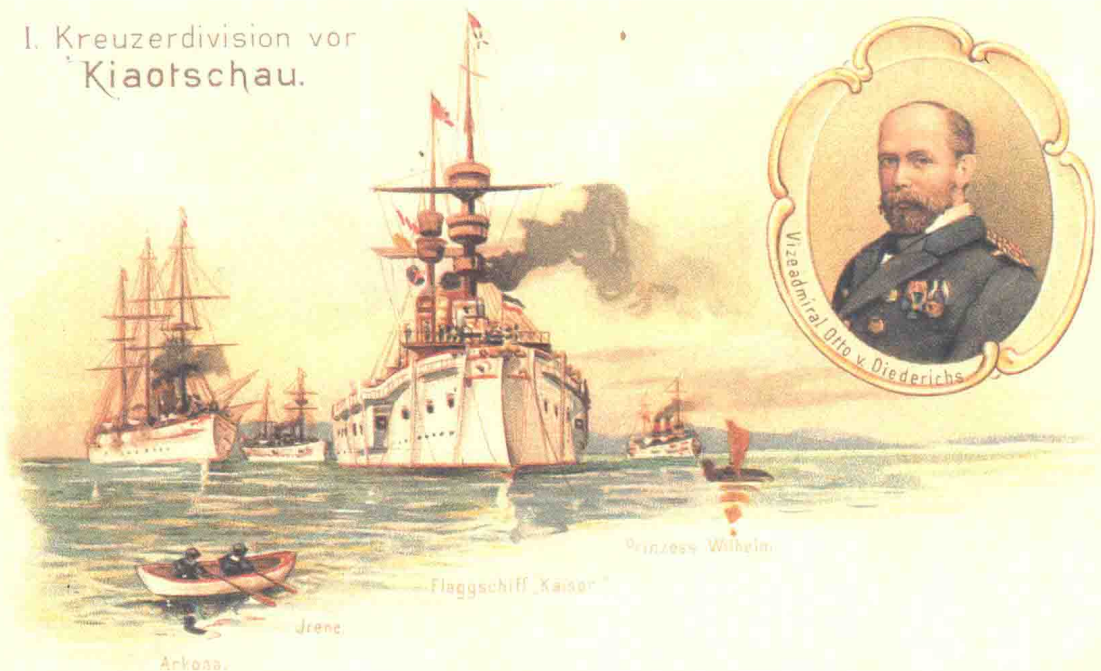
01 胶州湾事件

每年的11月14日,在青岛上空,都会如约地响起尖厉的防空警报,提醒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勿忘100多年前胶州湾被列强侵占的日子。因此,我们对百多年所发生的事情经过进行追述,也就显得极有意义。近年来,由于海内外史学研究者不断努力,许多关于胶州湾事件的详细史料被翻译或出版,比如时任德国远东舰队司令棣德利的日记等。我们也试着将这些资料进行必要梳理,尽量对整个占领行动的过程进行还原,借以能最大限度地了解这一彻底改变了青岛命运的历史事件……

整个事件的发生还要从行动的前几天说起。1897年11月13日,平日常驻上海吴淞口的德国远东舰队突然出现在青岛南面的外海。而在此前的11月7日,德皇威廉二世就“决定立刻动手”,对“巨野教案”的发生给予中国报复。是日深夜,他电令德军远东舰队司令棣德利做好准备。8日,德舰起航向胶州湾进发。

棣德利率领的这支舰队由五艘军舰组成:排水量7650吨的旗舰“皇帝”号(SMS Kaiser)、排水量4300吨的“威廉王妃”号(SMS Prinzess Wilhelm)、排水量5200吨的“鸬鹚”号(SMS Cormoran)和因故未参加实际行动的“伊伦娜”号(SMS Irene,排水量4300吨)、“阿克纳”号(SMS Arcona,排水量2370吨)。

I. Kreuzerdivision vor Kiaotschau.



画家笔下的德国远东舰队。人物肖像为时任德国舰队司令棣德利。中间为舰队旗舰“皇帝”号，左为“伊伦娜”号和“阿克纳”号，右为“威廉王妃”号（金立生 提供）（明信片）。↑

(注：“伊伦娜”号当时在香港，“阿克纳”号在上海的船坞中维修，均无法赶到。)

实际上，在13日上午德国舰队一出现，就被驻防清军的瞭望哨及时发现。得到信报的胶澳驻军司令——登州镇总兵章高元立即派出使者，在得到“借地演习，进行临时休整，很快就会离开”的答复后，章总兵才如释重负。为了表示友好，并尽地主之谊，章高元表示要在总兵衙门设宴招待棣德利一行，但被德方婉言谢绝。

13日上午，棣德利与“皇帝”号舰长兼舰队参谋长、海军上校蔡耶(Hugo Zeye)和参谋部的几个军官从今栈桥一带登陆，并查看了清军的枪械、火炮和弹药。而此时的清军对突然到访的德国军官毫无防备，还热情地接待德国人到处参观。由于此前，每逢冬季常有俄国舰队前来暂泊，而且德国历来对华“友好”，又在“三国干涉还辽”事件中，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公正”……或许诸多的因素蒙蔽了曾参加过甲午战争的章高元，他的懈怠与麻痹大意，直接导致了次日他与德军的对峙与博弈满盘皆输。

长途奔袭的德国舰队，在入夜后有了充足的时间来进行占领前的部署。“皇帝”号和“威廉王妃”号留在今小青岛附近的外锚地，准备在遇到抵抗时炮击沿岸的总兵衙门、兵营和炮台。而“鸬鹚”号则乘机驶入胶州湾，系泊在马蹄礁附近，准备伺机占领位于小鲍岛的军火库和军械库，并从背后进行迂回包抄。

1897年11月14日，依照旧历是光绪二十三年的十月廿日。黎明时分，“鸬鹚”号放下几艘小船，船上所载的100余名德国士兵，趁着未散的晨雾，一举占领了清军后海营房和不远处火药库。在获知“鸬鹚”号得手的信息后，早上7点，棣德利命令舰队实施登陆。他在此后的日记中写道：在极好的天气下，登陆部队登上栈桥，并在守军营房前的广场上集合。德国人的到来还引来了几个好奇的中国人观看……登陆后，德军通过翻译雇用了几个苦力，仅花了很少的钱，就迅速把旗杆和信号器材运到了附近的山顶，信号官策佩林伯爵迅速设立了能够进行联络的信号台。

德军登陆后，负责指挥的蔡耶上校立即带领部队按预先部署的计划，分兵抢占制高点和沿海炮台，并包围总兵衙门和各处营房，切断各营之间的联系。对此，棣德利曾惊讶地写道，令他难以置信的是，面对早在德国舰队从上海起航时就已经沸沸扬扬的传言，竟没有电报透消息给青岛的中国指挥官。上午11时左右，棣德利派副官海军上尉冯·阿蒙(von Amon)带领两名军官和翻译夏礼辅(Emil Krebs)上岸拜会章高元，并将最后通牒和占领布告送达，限其于下午3时前全部撤退至女



德国占领之初的胶澳，左侧是今栈桥，右侧为今小青岛↑

姑口和崂山以外，只能携带火枪，以 48 小时为限，过此即当敌军处理。此时，据说在众人影响下章高元曾考虑抵抗，但却发现枪里没有子弹，而军火库也早已被德军控制。无奈之下，章高元曾亲自出马，面见据守信号山山顶的棣德利，称“未奉本国公文，碍难撤离”。但棣德利坚持下午 3 时德军必须接管防务，并建议章高元在德国的保护下留在青岛。章高元返回衙门后，急电山东巡抚李秉衡和北洋大臣王文韶说：“元欲战恐开兵端，欲退恐忝职守，再四思维，惟有暂将队伍拔出青岛附近，后



Die ersten Deutschen, die in Tsingtau Fuß faßten:
Offiziere des Landungskorps

1897年11月，第一批登陆胶澳的德军士兵(明信片)。←

撤至四方村一带……”

中午 12 时,大清国的总兵旗从衙门前的竿头落下,德军占领了章高元及其家眷还未来得及撤出的衙门。下午 2 时 30 分,登陆的海军士兵在嵩武中营(德军称东营盘)集结,听取棣德利为德国的统治和文化找到一个落脚点的讲话。而停泊在青岛湾海面的德舰“威廉王妃”号也鸣放了 21 响礼炮,庆祝这一次占领行动的胜利。随着对德国皇帝的三声“万岁”,德国海军的三色战

旗在胶澳升起。

11月15日早上,章高元与其家眷离开总兵衙门。此后,棣德利派“鸬鹚”号和“威廉王妃”号到胶州湾内附近各地张贴布告。宣布占领胶州湾及附近一切海岛与陆地,并声称倘有中国人敢滋事端,定加严惩。新的临时政府也同时成立。11月18日,棣德利接到德国驻芝罘(今烟台)领事馆转来的电报,称章高元要求增兵,并在距青岛30千米处构筑工事。11月9日,德军将已退至沧口的章高元逮捕,并监禁在东营盘,后移至“皇帝”号上,直至12月3日才释放。此外,德军还派遣了一支分遣队,前往最近的即墨县城,但在德国人达到之前,驻守的清军就望风而逃了。随后,这支部队继续向胶州前进,追击溃退的清军。

02 总兵衙门

从严格意义上说,1892年登州镇总兵章高元自蓬莱移防胶州湾后建造的总兵衙门,是中国享有这片土地主权的标志性建筑。这座具有鲜明中国北方传统官衙风格的建筑,在1897年11月德国侵占胶州湾之前,曾一直是青岛地区军事与政治中心的所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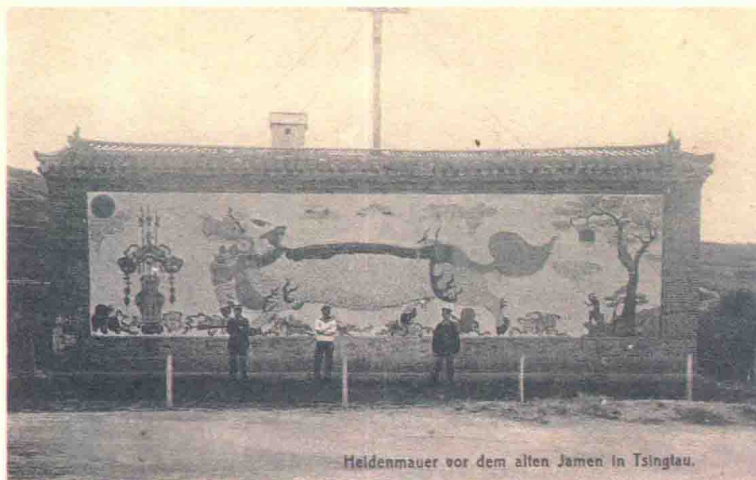
1891年农历六月初六,北洋大臣李鸿章与帮办大臣兼山东巡抚张曜由威海卫军港乘船抵达了太平洋西海岸这个他们以前从未涉足的美丽港湾。虽然已经在此设立常关的东海关道在陆上为李鸿章准备了行轺,但他最终还是决定留在军舰上。经过一天的考察,李鸿章得出了“口门系属湾形,从东至北,环山蔽海,形时天成,实为旅顺、威海以南一大要隘”的论断。并于六月十一日上奏朝廷称“胶州海澳宽深,门口紧曲,在此设防,实为要图……”朝廷很快批准了李鸿章的奏折。是年冬天,李鸿章的安徽同乡、登州镇总兵章高元率淮军四营由登州府(治今蓬莱)调防胶澳。

章高元的总兵衙门,位于青岛村(今龙口路、张店路至东方饭店一带)东南,青岛口(今大学路、太平路路口)西侧。整组建筑依照自然的地势面向东南而建,官衙的主体房屋均为砖木梁架结构,建筑风格采用中国传统式样。官衙前后分两大院落,前院两进,大门五开间,总兵大堂、后堂各五间,左右另有厢房各三间。建筑屋顶均采用庄重的中国传统灰色筒瓦,围墙为花岗岩砌筑,周边以青砖



Jamen in Tsingtau.

约建于1895-1896年的总兵衙门是一座中国传统式的官衙建筑（明信片）。↑



总兵衙门前的大照壁，通宽约15米，
上绘灵兽彩色壁画（明信片）。←

包饰。官衙后院正厅五开间，东西厢房各两间，房屋的外檐下建木制回廊，院中天井设花坛，内植松柏、修竹等花木。官衙大门外依规制，建有砖石结构大照壁一座，通宽约15米，上绘灵兽彩色壁画，照壁外侧设木制旗杆，杆头悬总兵旗。按照清代官署的营建制度，章高元衙门的等级与规格均远远高于管辖青岛地区民政事务的即墨县县署。这在地位等级非常森严的封建时代应是极为少见的个例。

1894年7月，中日甲午战争爆发；章高元奉命从胶澳开赴奉天盖平地区作战。1895年2月，战争最终以北洋水师全军覆灭和清廷割地赔款的惨败而告终。是年冬天，章高元率所部步兵2000人、炮兵1000人回防胶澳。

1898年3月德租胶澳后，总兵衙门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一直是德国总督临时的办公地点。1906年总督府迁走后，衙门又成为高等法院的暂住地。1914年2月，法院亦迁往位于督署广场西侧的新建大楼。

1914年11月德国人离开后，衙门曾先后成为日军临时兵营和《青岛新报》的职员宿舍。20世

纪30年代,政府曾有计划在衙门旧址筹建青岛历史博物馆,但遗憾的是,因“抗战”爆发,这项计划最终也没能付诸实施。1940年,后来成为伪国民政府警备司令的李仲刚在此设立东文书院。5年后,日本战败投降,书院随即解散。

1949年6月之后,总兵衙门先是成为一所学校的课堂,后又改为青岛二中的分校校舍。1959年5月,青岛市人民政府决定在此兴建新的人民会堂,以庆祝共和国成立十周年,总兵衙门的建筑随后被悉数拆除。一年后,一座新的、按照北京人民大会堂风格建造的新楼落成。在此后相当长的时期里,它一直是青岛绝大多数重要会议召开的场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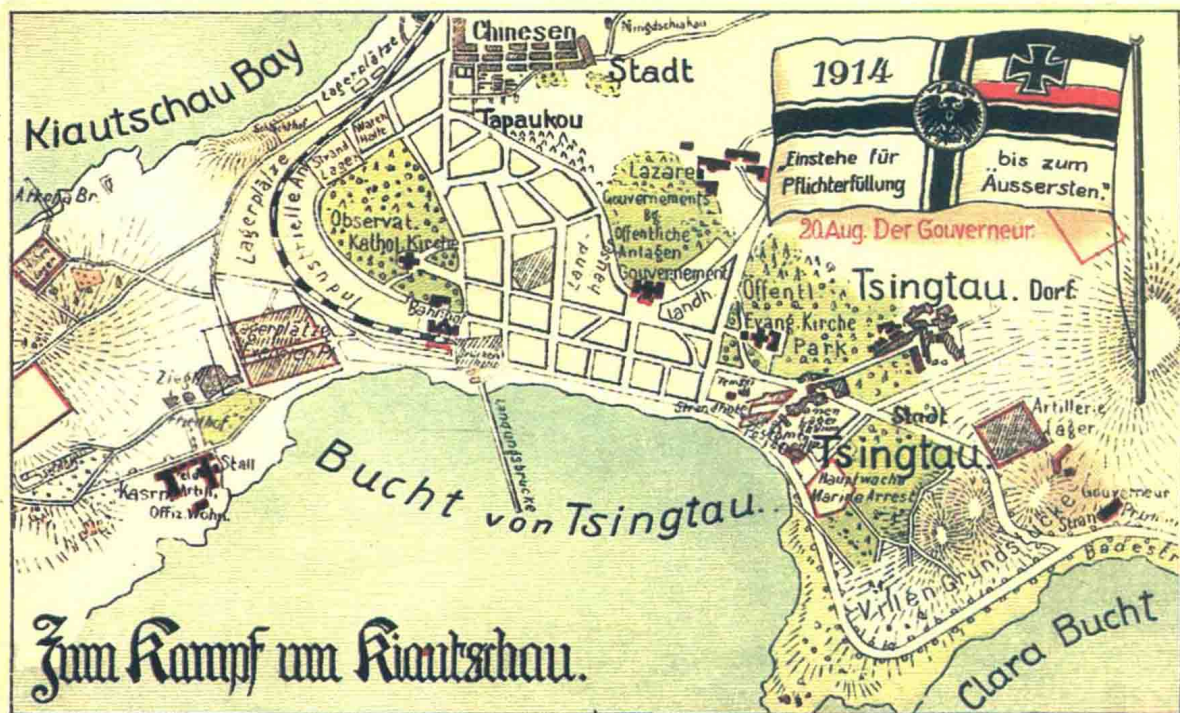
如今,章高元在19世纪末所建造的这座古老建筑已经没有任何可以找到的遗迹。

03 城市开端：1898年青島的第一份城市规划方案

青岛的第一份城市规划方案是在1898年9月2日完成的,距《胶澳租借条约》签订仅不到半年的时间。没有在第一时间对外公开的原因,大概是与准备较为仓促,其中的某些细节尚需讨论、商榷有关。但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就拿出了相当完善的城市规划方案,间接地也说明了德国占领胶州湾的行动是早有预谋,只不过是等待适合的时机和借口而已。

德国人早期对胶州湾的了解很大程度来自著名地质、地理学家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虽然他没有亲自来过胶州湾,但他在1877年向德国政府提交了一份名为《山东的地理环境和矿产资源》的报告中,就强调了胶州湾优越的地理位置,并认为这里可以建造现代化的港口和一条与中国腹地衔接的铁路。李希霍芬的考察报告得到德国政府的认可。因此,他的许多结论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第一份城市规划方案的制定。

1897年9月,基尔筑港总工程师格奥尔格·弗兰西斯(George Franzius)在对胶州湾进行了秘密考察后,也认为这里地质结构、水深和没有暗流干扰的优势符合建设一个大型港口的必要条件,同时,修筑通往内地铁路线的工程也不存在技术问题。铁路不仅可以运输坊子、黄岛一带丰富的煤,也能为未来的港口提供充足的货源。弗兰修斯还建议将新城市的住宅和商业区设于港口东侧,以便能把两者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但充分考虑到胶州湾地理气候特点,规划者却有完全不同的



根据1898年9月的城市规划方案所绘制的地图，标注黑字为原有建筑或村庄，蓝字为规划建造的设施或功能用地↑